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三十三

君臣五

忠義上

商伯夷武王伐紂。伯夷與弟叔齊扣馬陳君臣之義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平殷。夷齊義不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而死

列國晉荀息爲獻公之子奚齊傅。公疾。召之曰。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居無猜。貞也。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母弟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卓

子。荀息死之
齊杞梁華舟時莊公伐莒爲車五乘之賔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賔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賔。而梁舟不與焉。是少吾勇

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汙吾行也深入多
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
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
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
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
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顚而
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
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
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

國。梁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

邢蒯聵使晉而反。崔杼弒莊公。其僕曰。杼弒公。將奚如。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之不聽。我能去。今既

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王蠋居齊之畫邑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毅之初入齊也聞蠋賢令於軍曰環畫三十里毋入以蠋之故也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因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忠臣不

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言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有劫之以為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蠋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而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楚屈原楚之同姓大夫秦欲吞滅諸侯屈原為懷王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患之使張儀

偵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遂放於外儀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王信之及絕齊而欺以六里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敗因得儀而因馬上官大夫之屬共言王王歸之時王悔不用原之策以至於此故復用原原大為王言儀之罪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王歡為藍田之會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羣臣皆以為可會王遂會果見拘因客死於秦為天下笑王

子頃襄王知羣臣諂誤王。不察其罪。反聽羣讒之口。復放原。原於是不忍見乎闇主亂俗。以是為非。以清為濁。遂自投汨羅而死

晉豫讓嘗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讓欲為之報讎。乃變姓名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入廁心動。左右執讓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此人欲為報讎。義士也。吾謹避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泣曰。

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臣而懷二心者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嘗圍高祖于滎陽漢軍乏食信乃說漢王曰事急矣請為王誑楚王可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軍四面擊之信乃乘黃屋車傳左纛曰

城中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信

臧洪爲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從袁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聽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乃增兵急攻洪殺愛妾以食兵將兵將流涕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問洪何相負若是今

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微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惜洪力弱。不能為天下推刃報仇。何可服乎。紹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在座。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出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見殺。在紹座者莫不歎息

嚴顏爲巴郡太守益州牧劉璋將也。璋遣顏守江州。張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出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

三國蜀傳彤從先主與吳兵戰義陽敗北。彤斷後拒戰兵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僉爲關羽都督亦

臨危授命。識者嘉其奕世忠義

魏范粲咸熙中爲大宰中郎。司馬炎廢魏主芳爲陳留王而代之爲帝也。粲素服拜送魏主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子喬等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晉嘗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疋。喬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晉嵇紹惠帝時爲侍中。時朝廷有北征之役。紹以天子蒙塵。承詔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周顗爲尚書左僕射。太興初。王敦構逆。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之。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閒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

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罵不絕口。遂被害

卞壼成帝時蘇峻反。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討之。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還節詣闕謝罪。峻復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

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二子盼盱見父歿。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盼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隋馮慈明。大業中拜尚書兵曹郎。後攝江都郡丞事。李密逼東都。詔慈明擊密。至鄢陵為賊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坐。勞苦之。謂曰。隋祚

已盡。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荅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

求活耶。須殺便殺。何須罵。於是亂刀斬之

唐張。善相。高祖時為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遣

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會粮盡衆餓死。善相

謂僚屬曰。吾為唐臣當効命。君等無辜死。斬

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

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帝歎曰。我負善

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為襄城郡公

顔杲卿開元中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時

安祿山反。杲卿與從弟平原太守真卿同起

兵討賊。以功拜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後敗賊以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口。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絕。其宗子近屬皆被害。乾元初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張巡。初為真源令。時安祿山反。巡起兵討賊。後守睢陽。賊將尹子琦攻之。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與太守許遠謀曰。睢陽乃江淮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既而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

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荅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子琦以巡不屈。遂并巡部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殺之。生致許遠於洛陽。不屈。祿山亦殺之

張興。為饒陽裨將。安祿山攻饒。興與開張禍福。

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逾固。及滄趙陷。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興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為誠。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覩天道耶。吾

向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與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為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禽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能衰殭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為改容。段秀實德宗時為司農卿。朱泚反。秀實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何明禮。欲圖泚。會源休教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

奉天秀實以為宗社危不容喘乃遣人倒用
司農印追其兵還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
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翌日泚召秀
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皆在坐秀實戎
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
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肯從汝
反耶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匍匐走賊衆未
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
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帝聞為之垂涕

顔真卿。累官至太子太師。時李希烈反。陷汝州。朝廷遣真卿諭之。一日希烈大會其黨。適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顔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至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數劫之以威。不屈。遂拘

送蔡州眞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其黨至眞卿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眞卿起赴火。其黨遽止之。已而希烈又使閹奴等害眞卿。曰。有詔。眞卿再拜。奴曰。且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眞卿罵曰。乃逆賊耳。遂縊殺之。聞者皆泣下

劉迺。德宗朝拜兵部侍郎。朱泚之亂。帝幸奉

天迺臥病私第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僞相蔣鎮慰誘迺佯瘖不答炙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賢哲乎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床搏膺呼天不食而卒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謚貞惠

孫揆昭宗時討李克用揆爲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謂揆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自

履行陣也。撲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撲謂曰。死狗奴。鋸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罵聲不輟至死。帝憐之。贈左僕射

五代梁王彥章累官至宣義節度使。驍勇有力。善用鎗。軍中號為王鐵鎗。平生不知書。其語質。常語人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及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守捉東路。彥章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力戰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

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五倫書卷之三十三

五倫書卷之三十四

宋秦傳序。淳化間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傳夔城。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城中乏食。傳序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犒士而勉慰之。衆皆

感泣力戰城壞傳序赴火死其子奭遡峡求父屍竟溺死人以其父子死忠孝太宗嗟惻久之録其次子煦為殿直賜其家錢十萬

康保裔真宗時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鋭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毋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絶援不至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

日。贈侍中。官其子
蘇緘。以皇城使知邕州。蠻人入寇。陷欽廉。破
邕四砦。緘閱州兵得二千八百人。召僚吏與
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畧。且諭固守以遲外援。
賊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
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戰愈厲而力不敵。
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
六人。縱火而死。其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
其衆見大兵從北来。呼蘇城隍領兵来報怨。

懼而引歸。邕人爲之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董元亨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賊黨十餘人持刃劫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至。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罵之。遂遇害。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

趙師旦。仁宗時知康州。儂智高東下。師旦使

人覘之。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師旦曰。汝亦欲吾走耶。乃大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使其妻負州印幷其子以匿。明日賊大至。師旦與監押馬貴部衆固守。賊攻城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還堂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之。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

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遂與貴
俱受害。贈光祿少卿。州人立廟杞之。同時有
王從政者以閤門祗候與智高戰于太平場。
被執。罵賊不已。以沸湯沃之。終不屈。死贈信
州刺史。俱錄其子孫
詹良臣。徽宗時為縉雲尉。方臘反。有盜霍成
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
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為
所執。賊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

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王則反於貝。身首橫分。妻子無少長皆誅。旦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臠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流涕。帝聞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

鞠嗣復。徽宗時知歙州休寧縣。方臘黨破縣。欲逼使降。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爵尚可得。何為脅我使降。嗣復知不免。屢言何不速殺我。

賊曰。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

歐陽珣。知杭州鹽官縣。罷。起授南安錄。靖康初。如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與金人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且虜志不在地。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與其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逦以珣為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

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
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李若水。累官至吏部侍郎。金人粘罕邀欽宗
出郊。逼帝易服。若水忿怒抱持大哭。詆金人
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因絕
不食。虜或勸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雖有
言。國相無怨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
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粘罕令擁之
出。反顧罵益甚。監軍者撾破其唇。噀血罵愈

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

陳東太學生建中靖國初上書論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刱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高宗即位又言乞留相李綱而逮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甚切直極詆用事大臣潛善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書獨下潛善所府尹

孟庚召東議東請食而行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頃之具冠帶出別同列郎舍乃與澈同斬於市時人莫不流涕後帝感悟並追贈承事郎

徐徽言請康中知晉寧軍金人再犯京師制司檄徽言守河西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與之軍民大恐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設有詔猶當

執奏況無耶遂率兵取三州又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收全晉故地為克復中原之計而金人攻之不已徽言遂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劒坐堂上語將士曰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蟣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金兵奄至挾之去猶憚其威名金將婁宿使其所親說令具冠戴見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建炎

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見天子。将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金制諭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徽言罵曰。吾荷國恩死正吾所。此膝詎可爲汝輩屈耶。當覘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覘其懼伏。徽言披衽迎刃。意象自若。金人飲以酒。即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事聞。高

宗撫几震悼顧宰輔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

趙令㦽。宗室也。建炎中以直龍圖閣知黃州。金人犯黃。令㦽先以內艱去。受詔起復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笴鐅箭。浮江告急。令㦽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衣以戰袍。

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膝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愍忠。州人乞立廟從之。時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

宗澤為東京留守。時徽欽北行。高宗南狩。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

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岳飛。自少負氣節。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建炎中累官至統制制置使。加太尉檢校少保。初從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畧。古良將不能過。澤卒。杜充代之。充棄京師之建康。飛說之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一舉足。此地非我有。況社稷宗

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非他地比。充不聽。金人入寇。飛泣諫請充視師。充閉門不出。虜由馬家渡度江。充遣飛與之戰。既暮士卒乏食。諸將欲潰。飛厲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今日有死無二。有輒出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泣。奮戰。擒金將王權。復引兵平江淮諸路。賊皆望風先遁。高宗手書精忠岳飛四大字。製旗賜之。是時兀术粘罕屢入寇。諸將莫有能禦之者。飛皆破走之。自燕以南。金

人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無輕動俟岳家軍来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自北来降金將軍薛常欲以五萬衆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黄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令班師飛

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故召還。兀朮又遺
檜書以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
和。遣使捕飛誣以罪。飛裂裳以背示中丞何
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鑄明其無辜。
檜付飛獄即報死。飛死時年三十九。洪皓在
金國。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者惟飛。諸酋
聞飛死。酌酒相賀。時中丞汪澈宣撫荊襄。故
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時始詔復飛

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

楊邦乂高宗朝通判建康府留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金人至江上充率麾下降之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李棁陳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宗弼不能屈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乎速殺我翼日宗

弼等與杌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杌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言。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直而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污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事聞。贈直祕閣。官為斂葬。即其地建廟。謚

忠襄官其四子

向子韶知淮寧府金人犯淮寧弟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冑冒矢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被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左右欲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闔門被害事聞贈通議大夫謚忠毅

李彥仙知陝州彥仙蒐軍實增陴濬隍益爲

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殉國。與城俱亡。聞者感服。建炎四年。金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城中食盡。彥仙煑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奇彥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畀前秩。彥仙曰。吾寧爲宋鬼。安用汝富貴爲。金人乃益兵攻城。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

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既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

趙卯發。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粮爲守禦計。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禔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

褆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時林巳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為守。卯發知不可。訣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元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盛服同縊死

江萬里咸淳間授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

進。元兵渡江。萬里嘗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萬里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迺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元兵破饒州城。軍士執萬里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其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

太師諡文忠

李芾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元兵入潭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城圍益急諸將泣請曰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芾與僚佐會飲夜傳令猶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叅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

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帝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帝亦引頸受刃忠悉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亦自刎幕屬茶陵顏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

李庭芝以失襄陽羅居京口元兵圍揚州起庭芝制置兩淮德祐元年春賈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

率所部郡縣城守。阿术使者持詔来召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城中粮盡。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术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亦不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术將兵追圍之。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

妻子至泰州城下。裨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州之民皆泣下

陳文龍丞相俊卿之後也。累官至參知政事。益王稱制於福州文龍為閩廣宣撫使北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文龍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北軍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

招降。文龍焚其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欵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會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淩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曰。與吾兒同死。又何恨也。亦死之

陸秀夫。德祐二年以禮部侍郎使元講和。不就而反。益王昰。廣王昺走溫州。秀夫與蘇劉

義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濵。庶事踈畧。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豈不可國耶。乃與衆共立廣王昺。以秀夫

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進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廣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劒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文天祥咸淳十年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蠻至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

召入衛。拜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時元兵駐高亭山。奉命出使軍前。辭氣慷慨。議論不屈。伯顏留之。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間關由溫入福。景炎帝拜為右丞相。力辭。開督南劍。進至汀州。將兵復興國吉水諸縣。祥興元年加少保信國公。進屯潮陽。元大帥張弘範破之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之心事我朝。將不

失為丞相也。天祥泫然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送天祥至燕京。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世祖遣南官王積翁諭旨欲用之。知天祥終不從。一日召入諭之曰。汝今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可事二姓。一死足矣。左右贊從其請可之。而復悔。使人止之。則天祥死矣。死時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再拜。遂死。其衣帶中有贊

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元李黼至正中為江州路總管。紅巾賊陷蘄黃。銳意南攻。黼以九江為江東西喉襟。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上攻守之策於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寇衝。不報。黼曰。吾不知死所矣。乃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其氣。紀綱粗立。賊已渡江陷武昌。破瑞昌。江西大震。守臣多遁。黼孤立而氣愈奮。賊游兵至境。屢敗

之行省上黼功拜江西參政而賊勢更熾黼守孤城提孱旅斬馘持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絶賊薄城焚其西門黼射之賊轉攻東門黼往救而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劒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遂與從子秉昭俱罵賊死郡民聞之哭聲震天事聞贈行省左丞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立廟賜額曰崇烈官其子

余闕為淮南行省右丞守安慶時賊兵來攻

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耶律卜氏及子女皆赴井死。事聞。追封豳國公。謚忠宣

福壽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至正十六年三月

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閉諸城門
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支城遂
破百司皆奔潰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
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國家重臣
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兵四
集壽遂遇害事聞贈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
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國朝花雲為樞密院判守太平府庚子夏五月
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雲拒戰三日不得入

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斮爾爲鱠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絶。奪守者刀連斮五六人。賊怒縛雲于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絶口

孫炎。從

太祖皇帝征伐。以功爲處州總制。初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桀黠之徒不奉約束、炎措置有方。境内皆服。既而李祐之叛。炎被執幽

空室中。賊卒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賊以炙

鴈斗酒饋炎。炎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為鼠輩

所困。然我死。死為主。爾反覆賊。死狗且不食。

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

賜我者。當服以死。賊遂害之。後追封丹陽縣

男。塑像祠之

胡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少從

太祖於滁陽。常宿衛帳下。以功授樞密院判官。

王師進攻婺州。陞大海僉樞密院事。攻下諸

暨州又平處州拔信州及下婺州時以婺為浙東大藩乃授大海江南分省參知政事守之既而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謀亂欲復其城大海被害

太祖聞而悼之命有司塑像配享晉卞壼廟大海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附之先是大海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

卒後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覩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人以大海為神云。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諡武莊。封勳如故

牟魯爲莒州同知。洪武三年青州孫古朴等聚衆作亂。自號黃巾賊。襲莒州執魯欲降之。魯叱曰。國家混一天下。民皆安業。汝輩何為

自取夷戮。即悔過自新。猶可轉禍爲福。不然官軍至。汝等寧有遺種乎。我爲守土臣。有死而已。所可惜者良民也。賊未敢加害。擁至城南鄒家莊。魯大罵賊。遂殺之。事聞。命厚卹其家

朱顯忠。授濠梁衛指揮僉事。洪武四年從潁川侯傅友德克文州。遂留守之。未幾偽夏平章丁世真誘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却之。偽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

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眞攻圍益急。顯忠悉出兵東門拒戰。世眞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累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為亂兵所殺。事聞。遣使祭之。厚卹其家

五倫書卷之三十四